



刘方文/文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从杭州大学分配到了温岭新河中学任教，一千就是将近四分之一世纪。温岭虽然与家乡乐清相邻，然其语言体系、民间习俗、地理环境及水乡境况，皆与台州地区紧密相连，融为一体，尽管期间曾划归过温州地区管辖，但这种情况始终没变，与乐清（除县东外）截然不同，成为迥异之地。初为乐清西乡游子的我，刚踏入这异乡陌生之地，从语言到习惯，处处被人视为外乡人，事事受到掣肘。特别是下乡家访一事，人生地不熟，诸多不便，可想而知。

当时学校每到放假时，规定班主任要到学生家中作一次家访，了解学生家庭境况，并向家长汇报该生在校表现、学习进度，做到相互了解，相互沟通，为学生下一步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一跨出校门，似乎有点不辨东南西北。家访的重点，就在这片平坦、广阔的沿海地带，一次家访，一天完成不了任务。当时交通不便，只有上、下午两班汽船（小火轮），家访时间、地点不定，汽船解决了问题，只能以步代行。为了解决家访中遇到的种种难题，与学生商讨，征求学生意见，好多学生主动出面，要做我的向导，给我家访带路。

我有了向导，一路前行，上家拜访，自然方便了许多，而且他们还兼做翻译，成了我与家长沟通的好助手。温州柳市方言与温岭方言截然不同，双方听起来，如听外国人说话，当然难以沟通。我只能说普通话，但当时的乡下人，说普通话没有现在这样普及，交流起来有点困难，他们听我说的，如听洋话，这时向导就站出来替我转译为本地话，不仅理解起来通畅，而且拉近了距离，效果倍添。

那时我是个刚出校门的后生，家访中常出现一些戏剧性的事，叫人惊喜难忘。一次到一位女生家里访问，女生居住的道地里有好几户人家。我的到来，竟引起了他们的注目，大多是女眷，她们有抱着孩子的，有牵着孩子的，从四周围拢过来看女生家里来的贵客，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好像在评头论足我这个从外地来的年青教师，在看新姊丈一样，搞得我全身起毛，实在不自在，怪不好意思的，草草聊了没多久，就准备起身离开。谁知当我取过携带的雨伞动身欲出时，女生却一个箭步过来拦住我，不让我走，说她妈已准备点心了，吃了再走。当时我听了吃了一惊，这还是第一次碰到，心理上毫无准备，在手忙脚乱中坚决拒绝，突破他们的阻拦。但该女生也不退让，在我转身跨出门时，她竟一把抓住我的雨伞，紧紧攥住不放，我们拉住雨伞的两头，如拔河似的相持了片刻，眼看伞柄与伞头发出生裂的声响，我知道这样拉锯下去不妙，只

好松了手，又在看客们的老师，消（温岭方言，休要二字的合音义）客气呵，吃了点心再走为女生声援声中屈服退步了。

不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戴帽的点心端到桌上，呈现在我的眼前，我一下子傻眼了，那是一碗三鲜米面，顶端盖上一只荷包蛋，周围有蛏子、对虾、猪肉烘托着，米面金黄闪亮。我呆望着不敢动筷子，女生家长上来规劝着：老师，乡下人没好吃的，就便吃吧！在推托中，我终于叫他们拿空碗削掉顶层，剩下基座，她妈手势快，一下子把顶层与基座调了包，并把基座增援到顶层上，这才说：老师，不好意思，你吃吧！在她的调包戏码中，我又傻了眼，然而也只好在无奈中紧张而又激动地吃完这碗面条。这哪里是一碗面，而是学生家长对老师深厚的寄托与敬重的情感呵！

向导与翻译也不能次陪伴我，走的次数多了，自以为下乡有点摸着头脑了，觉得老拉着他们也不方便，给学生带来麻烦，后来就把他们辞退了。

新河虽然也属于水乡区域，但除了几条河流主干道从县城通向各区终至闸门排洪入海外，几乎见不到一条小河支流与各村相连，水上运输受到一定限制。那他们的生活用水与农田灌溉是如何解决的？这主要得益于他们大大小小的池塘。在这里，各村以及农田里，都布有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池塘，它们像碧玉、如镜子、似绿带，又像大地的眼睛，明亮、碧清、透彻，一个又一个镶嵌在这浓绿的田野、村舍间，给居民生活及农作物生长提供了用之不竭的水源，构成了沿海水乡的另一种独特的自然景观。

一次我从新街、横河家访完毕回校途中，已是下午4点多了。这些地方到各乡镇有砂石大路，但通不了车，也没车通，一般供步行。新河镇在这些地方的西部，镇旁有一座几十米高的披云山（俗称镗肚脐山），与这里约有几十里之距，在平原地带一眼望去却很突兀显眼。这就成了我回去时不失方向的

# 家访

坐标。

我从学生家里出来时打听好了回去的路程，望准远方的镗肚脐山而去。时值冬天，冬春作物尚未成长，寒风不时从田野上吹拂而过，卷起散落在田埂上的稻草，在半空中飞舞，飘落在池塘里，显得乡间秋野粗放壮美，另有一番引人入胜之处。除了与各乡镇相通的主干道之外，与之相连互通的就是那些田埂小路了。外乡人如在这些多如蜘蛛网的田间小路上穿行，往往会迷失方向，如入八卦阵，进得去出不来，可这偏偏又让我碰上。

我迎风面阳从大路上快速迈进，路面干燥平坦，在稳健的步速中渐渐向身后退去。走热了，寒风掀起襟衫，反添温馨凉意，有如闲步田间，赏斜阳晚露，心旷神怡满怀，好像少年农活时代又回眼前。

穿过一个村庄，突现一岔路口挡在面前，举步又止，南、西、北三条路向三个不同方向延伸出去，该走哪条路啊？看看周围又没人好打听的，我呆滞半刻，忖着新河不是在西向吗？抬头目视前方，镗肚脐山在夕阳中闪着绿黛，心想走中间这条路一定没错。主意一

定，又快步前行。大概走了十几分钟吧，突然眼前一亮，注目一看，啊呀，一大池塘水面闪着镜光挡在前面，而路也断了头，沿着池塘边上只有田埂小路可走。当时心里乱了套，往南还是北？看看夕阳西下，不容我多作考虑，就碰运气了，我折向南去，没多久又一池塘挡住去路，没大路可上，又折向东北去，跨过一条田埂，眼前又现一小池塘，在这些池塘间穿行，竟在田间打起圈子来，走不出去，真的入迷阵了。该怎么办啊？我站在田坎上发呆，举目四望，发现在北向远方有一村舍，台门间有三四个农妇抱着孩子在聊天。我心中一喜，好前去询问了，又怕话语不通，只好硬着头皮从田间跨过去，来到她们前面，客气地问到新河去怎么走。她们见我说着外地口音，哈哈大笑道：我们早看出来你是外地人，不会走路不会走路？我满脸尴尬相，她们是在调侃我不识路吧，但终于在她们指点下走出了迷宫，折回原三岔路口，然后步履匆匆地往南赶路，前面跨过一石板桥，越过主河干道，一直向镗肚脐山而去，在折腾中好不容易回到了学校，天已暗下来了。



阮更超 >>

## ◎ 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前横档上（外四首）

据说，夕阳在山坡的边缘上玩跑酷但它从来没有跳回来我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前横档上也从来没有让车轮停下

1988年，我在雪地里制造脚印父亲在煮雪。火苗在底层发热雪做的水，在铝制茶壶里处于无序

1998年，我踩着两个轮子在犁铧的背后，丈量田野父亲正在和一束稻穗交换眼神

2008年，我在头颅与嗓子中生活父亲带着碎裂的胯骨和破碎的肺从鬼门关前回来他拖着身后的影子，像披了件披风

2018年，我捕捉炊烟和星空父亲戴上老花眼镜，拔出一篮青菜摘掉带泥的根，发黄的老叶

而一年后，我让文字不停地换岗我布置文字装置，修辞，语法父亲不停地填补乡下与城区的空隙

## ◎ 草帽里的母亲

可以从一顶草帽中获取油盐酱醋和猪肉咸菜也可以获取一毛钱一个的泡虾沉睡的童年会在梦中还原这些已经需要向孩子翻译的遗失部分

压一或者压二，纸草或者蒲草各种编织方法和多种质地任凭一双手在帽草的交叉中反复加固帽筒和帽沿，如同修筑一座不为温饱发愁的城池

这双手属于母亲裂开的皮肤和破损的肩胛肌腱如同城墙下的壕沟如同城门口断开的吊桥锁链在阴雨围城时，疼痛列阵而出任何晦涩的语言都无法表述这场没有掩体的对决

## ◎ 致父亲

下雨天。天空被乌云腐蚀父亲从伞下走出像电视剧的主角出场他一只手捏住伞柄另一只手拎着黑色塑料袋里面是海鲜，蔬菜和肉这些口腹之欲履行血缘结成的契约如同三十年前的多个黄昏塞在我嘴中的西瓜或者葡萄那时，我期待早点长大父亲看着我，像等待主角出场

## ◎ 遗传基因

女儿搬出花盆，找来泥土，排着种子如同孔乙己数着铜钱如同准备好写一首花的装置她在矿泉水瓶盖上，戳出六七个洞用力挤了四五下随着喷射的水柱，漏出无数生命她的祖先也曾做过类似的举动但没有直接告诉她她摘下一朵花，进行解剖搞清花瓣瓣与雄蕊雌蕊然后把碎片放回土里，眼中有泪好像跟祖先种在泥土里的遗传基因即将告别

## ◎ 外祖父的印章

他常常想起四个印鉴，戳中命运的虚无，从中抽出几根实在的骨头在江南的1919，他打开生命之门，以无地者的身份向土地供奉自己。他曾每天用四个牛蹄在泥土上盖下无数印章仿佛进行无数次交地的交易

他的手掌曾布满与枪械摩擦的破痕直白的老茧。在淮海的徐州城外一颗炮弹选择在他的附近自尽它的尸体碎片穿透他的小腿他走出几步，在地上盖下血脚印

他还有两个印章，一个盖在文件上主动终结他属于法警的进行时另一个就戳在水田中他的身后跟着忠诚的中年泥脚印如同奔向大海的海岸线

几年前，他悄悄篆刻第五枚印鉴黑白色，盖下去没有再起来

沈文军 >>

## 在东山村石屋观看郭修琳画展（外一首）

石头生根如今石头射落海石屋山坡层层叠叠如此诱惑我枕着波涛穿梭在原始森林鱼蜂拥我拎着渔网海里游出了智慧山道在山道爬行石屋扯出梦境白帆点点万道霞光出海的欲望在罗盘上打转

## ◎ 在陈和隆石屋旧居枕海

船仍在，渔具仍在一筐筐扁担似的带鱼还有虾还有蟹跳跃着拥进来和我们畅谈和我们欢聚是的，这石屋就是大海大海就是家我们是浪里白条风里来雨里去编织着一个个梦想梦想在石头上生根发芽开花梦想是门前的紫藤树茂盛地迎接着一朵朵浪花

# 煤油灯与“人鸡大战”

江文辉/文

日前，我在朋友家中偶见两盏煤油灯。这灯虽已残败不堪，却不禁惹起我雪藏在脑海角落多年的记忆。煤油灯，顾名思义，就是一种照明工具，其燃料以煤油为主要。与当今的LED灯相比，这简直是既费资源又损视力，稍不留神，还会造成火灾事故。尽管如此，在那个电灯尚未普及的年代，它绝对是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农家需要它，富家也需要它。

我，作为那一代人未稍流中的一员，自然也与煤油灯有过接触。于是，我静坐冥想，使那一段往事跃然心间，有喜的，有悲的，有欢的，有哀的，一幅幅、一幕幕重组，尽是感慨小小煤油灯，满盏儿时梦。

印象中，我家的煤油灯是超级多的。那时，父亲是养鸡大户，三四个鸡棚，处处挂起煤油灯，或是照明取暖吧。待到深夜，我总能看见父亲把煤油灯带进卧室，然后吹灭棉芯上的火，退下了给家里人用。

有时候，我很是不解，就会问父亲：人都不舍得用，还给鸡用？他呢，则一脸不屑地道：你懂什么？鸡是金鸡，能下蛋、会赚钱，你能干吗？除了吃就是喝也许可父亲的教育方式不同，抑或是他本身如是，但也不能说他的回答一点都没有道理。

于是，无奈的我，每逢冬日，就要趴在鸡圈旁偷光写作业。日子短了，学校放假一回来，天就黑了。家里面淘汰下来的煤油灯又舍不得用，只能这样办了。可搞

笑的父亲，竟然在旁毫无怜悯之心，先是数落我的动作慢，后又嫌弃我惊扰了他的鸡。

又是无奈的我，每天夜里，都要跟鸡仔咕咕埋怨着：你们好了，能生蛋又有身价，全身都是宝。我就蹭你们的煤油灯用一下光怎么了？可又是搞笑的父亲，突然在我身后来个袭击，先是批评我的小动作多，后又大骂我浪费了他的煤油灯光。

父亲是严厉的，我自然不敢回嘴，只能忍气吞声。不过，我也有反制手段，那就是除了暗中诅咒鸡来个集体踩踏事故，死得多一些之外，还会化不甘为食欲，接连满嘴抹油吃着。

这不，煤油灯不知道咋回事掉了下来，鸡圈里叽叽喳喳地沸腾了。我知道，明天的晚餐有着落了。鸡受了惊，胆子就小了，容易在鸡圈里遭到同伴们的攻击，导致或被踩死，或被啄伤不治而亡。

一年也不会买几回猪肉的父亲，这回就大方起来，一大拨送了亲朋好友后，就留下一两只，直接炖鸡汤、炒鸡肉、酱鸡翅，一桌子的菜，好似丰盛。换作今天的话，我绝对觉得油腻。可在那时，我那个兴奋，又是抓鸡腿，又是鸡汤作羹菜，满足囫圇吞枣。

而这时，为了躲避吃到鸡骨头，父亲是舍得给我点煤油灯的。于是，在灯光的映衬下，我那副模样，简直是从笼里奔出来的饿鬼，足足惊得全家人都不敢作声，只能夹着鸡肉，用筷子示意我能多吃就多吃些。

灯光是稳的，稍有风吹，便光影摇曳。我吃饱喝足了，静静地看着灯芯发呆，不知地地幻想起明明有电

灯为什么不用呢？

直到有一天，家里的煤油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大量地消失不见了，连鸡圈里的鸡也是成批地少了下去。我很诧异，这是为什么呢？直到今天，我才从母亲的嘴中知道，那时候父亲出了车祸。所以，家里的鸡是养不成了，自然煤油灯也不能过多储存，或送了人，或变卖了。

父亲出院后，家里的煤油灯只剩下两三盏。没了鸡圈，家里反倒慢慢进入到电灯时代。而那时，父亲因车祸导致大脑受损，行为举止有如八九岁一般。于是，曾经伟岸又不敢得罪的父亲，突然和我成了好朋友、好伙伴。

印象中，从那时到他去世的一两年间，我和父亲简直成了母亲的碍手货，老是捣毁那两三盏煤油灯，动辄来个拆解，抑或玩芯比火柱，多少次让母亲吓得拿起棒子追着父亲打。

想到这些，我不禁感慨。儿时的生活，煤油灯是不可或缺的。这里面既含了父亲与我的点点滴滴，也藏了我与鸡仔争宠的点点滴滴。可如今，随着老房子的拆迁，家里的煤油灯又少了一两盏，仅剩一盏锈迹斑斑的被藏在楼顶库房里。

这是多么地可惜、多么地可叹！可惜的是世事无常人终灭，可叹的是无人世灯亦灭。写到最末，我侧身看着熟睡的女儿，暗想着，煤油灯虽没了，但有你在就好。为人父者，我不会用你爷爷当年这招来对付你的哟！

